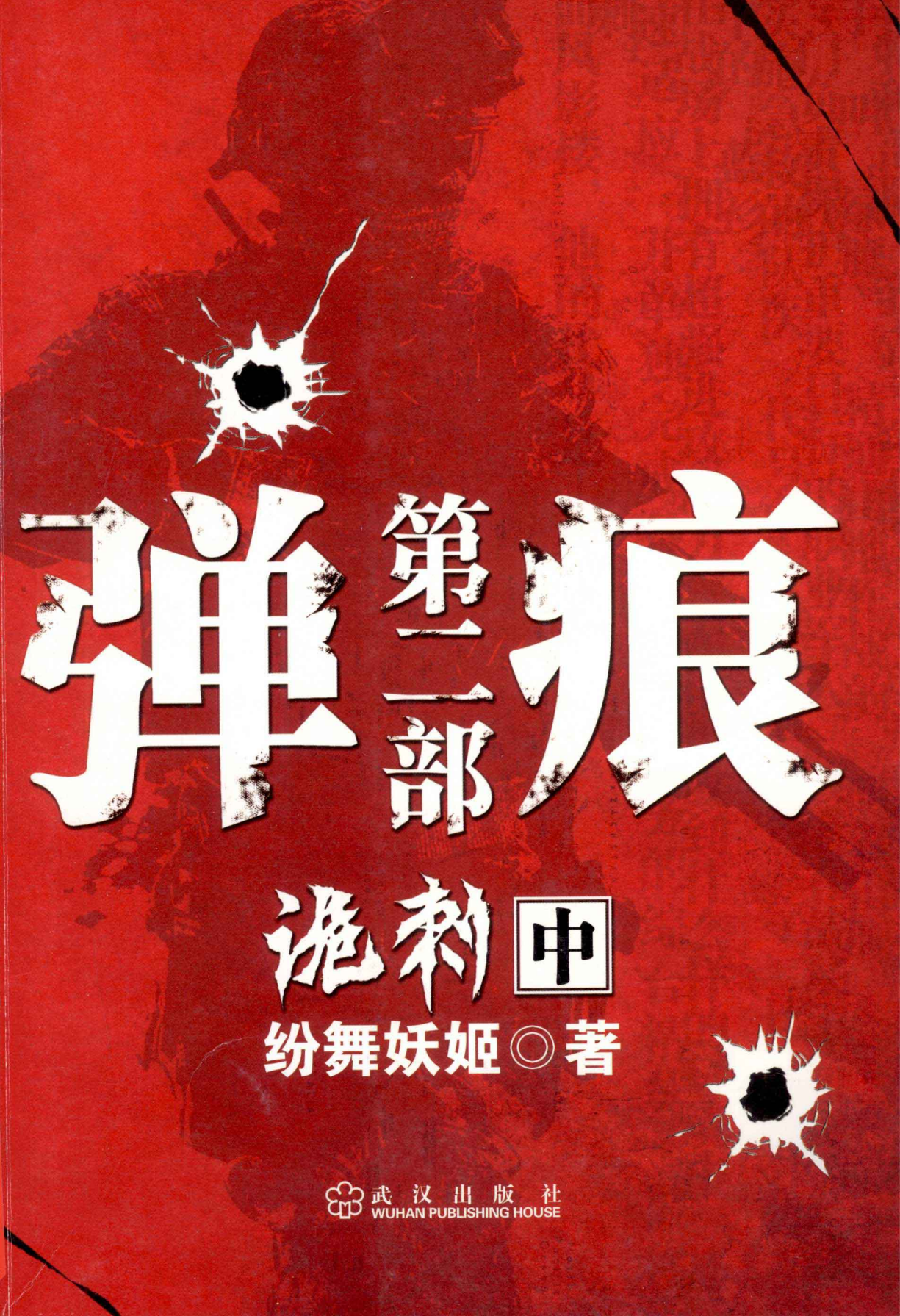




弹痕

第二部

诡刺

中

纷舞妖姬◎著



武汉出版社
WUHAN PUBLISHING HOUSE

弹痕第二部

弹痕第二部

诡刺 中

纷舞妖姬 著

武汉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弹痕第二部诡刺. 中 / 纷舞妖姬著. — 武汉 : 武汉出版社, 2012.9

ISBN 978-7-5430-6394-5

I. ①弹… II. ①纷…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20898号

著 者: 纷舞妖姬

责任编辑: 齐大勇

特约监制: 李耀辉

策 划: 吴志硕

产品经理: 吴志硕

特约编辑: 王 叶 李 鑫

版式设计: 刘珍珍

装帧设计: 宋晓亮

出 版: 武汉出版社

地 址: 武汉市江汉区新华下路103号

邮 编: 430015

电 话: (027) 85606403 85600625

<http://www.whcbs.com> E-mail: zbs@whcbs.com

印 刷: 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25

字 数: 608千字

版 次: 2012年9月第1版 2012年9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3.00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由承印上负责调换。

目录

第五卷 天狼破军

002	第二十二章 逆袭
013	第二十三章 绝密使命
020	第二十四章 老兵
023	第二十五章 暗袭
028	第二十六章 蜕变
031	第二十七章 军人天职
037	第二十八章 余晖
044	第二十九章 对峙
047	第三十章 遇袭
055	第三十一章 冲锋
057	第三十二章 博拉托斯上空的鹰（上）
059	第三十三章 博拉托斯上空的鹰（下）
062	第三十四章 反戈
065	第三十五章 风云际会
070	第三十六章 生死对决
077	第三十七章 战场谈判
080	第三十八章 雪夜，血夜
089	第三十九章 水与火的交融
093	第四十章 巅峰之舞
106	第四十一章 四方云动
115	第四十二章 空中刺客
120	第四十三章 神迹

124	第四十四章 生死门
129	第四十五章 孩子，别哭！
135	第四十六章 请让我爱你一万年
139	第四十七章 天基
140	第四十八章 十五分钟

第六卷 谁主沉浮

148	第一章 誓不低头（上）
151	第二章 誓不低头（中）
156	第三章 誓不低头（下）
161	第四章 五年征途
166	第五章 第四颗獠牙
170	第六章 七天
178	第七章 棒槌与帅哥
183	第八章 如此一家人
189	第九章 烈风
194	第十章 有谁能记住这些没有军功章的英雄
199	第十一章 请让我为你在风中立（上）
202	第十二章 请让我为你在风中立（中）
207	第十三章 请让我为你在风中立（下）
215	第十四章 百兽之王
222	第十五章 血色的温柔（上）
225	第十六章 血色的温柔（中）
232	第十七章 血色的温柔（下）
237	第十八章 破空长袭
240	第十九章 路，始于脚下

245	第二十章 对峙
248	第二十一章 双刃剑
251	第二十二章 游戏人生
257	第二十三章 一封家书
261	第二十四章 梦醒时分
267	第二十五章 同一片天空
272	第二十六章 惊雷
278	第二十七章 破碎
282	第二十八章 风家兄妹
287	第二十九章 满门抄斩（上）
291	第三十章 满门抄斩（下）
295	第三十一章 超级组合
300	第三十二章 追风少年
304	第三十三章 刺影无痕
311	第三十四章 天下布武
316	第三十五章 偶然与必然
321	第三十六章 兄弟情绝
326	第三十七章 突变
332	第三十八章 海纳百川
338	第三十九章 归途

第七卷 谁与争锋

344	第一章 呼啸的海潮
350	第二章 白夜睡神
353	第三章 群英荟萃
360	第四章 大地幽灵

363	第五章 种子队伍
367	第六章 小卒
372	第七章 第九支参赛队
376	第八章 我只能活到三十八岁（上）
380	第九章 我只能活到三十八岁（下）
386	第十章 浑蛋英雄
388	第十一章 东方海燕

第五卷

天狼破军

第二十二章 逆袭

风影楼当着安德鲁的面，在山洞外留下了记号。

这片被阿富汗游击队经营了将近十年，又让本·拉登接手了六年的山区，实在太大了，可以藏人的洞穴太多，而且到处都是陷阱，到处都可能有“基地”组织留下的地雷，稍有不慎就会付出死亡的代价。也许李凡他们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对所有洞穴进行一次检查，也许他们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和风影楼取得联系。

但是，看着松树上两只并肩站在一起、拥有相同神韵的“小乌龟”，风影楼却笑了，从这个时候开始，他不再是孤军作战！直到这个时候，风影楼才真知道，原来在战场上有生死兄弟可以放心依靠的感觉……真好！

风影楼突然转身，在安德鲁还没有搞清楚他要干什么之前，风影楼已经双臂一张，把安德鲁紧紧抱在了怀里。

感受着从风影楼嘴里呼出的暖意，一波波地轻拂到少女最敏感的耳垂上，心跳瞬间加快，体温更以惊人的速度上升的安德鲁，只觉得身体发软。而在这个时候，趁着轰炸的间隙，风影楼的低语，已经轻轻送进了安德鲁的耳朵：“记住，我真正的名字叫风影楼，我是一个……中国人！”

风影楼知道自己的名字、自己所属的国家都是军事机密，根据保密守则，他绝不能把自己的身份泄露出去。就是因为这样，在昨天晚上，面对安德鲁的询问，他只能保持沉默。但是当风影楼知道李凡和龙王正在寻找他，也许几天之后，他们就会会合在一起时，风影楼明白，他和安德鲁在一起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风影楼的心里，突然涌起了浓浓的不舍。他又不是傻瓜，当然可以看出安德鲁对自己的依恋与好感。

面对这样一个女孩子，回想着他们彼此扶持，共同走过的这一段人生当中最艰难却又最

温馨的路，人非草木，又孰能无情？人人都说，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人人知道，身为一个军人，要一切以大局为重，但是平心而论，如果把你放到风影楼的位置上，你是否真的能做到，又是否真的能无怨无悔？！

就算他们的结局，最后注定要分开，至少，风影楼希望，在十年、二十年，甚至是三十年后，安德鲁躺在床上因为种种原因而辗转反侧，不经意间，再次回忆起他们曾经一起走过的路，并再次为他露出一个也许风华不在，但是却依然美丽的笑容时，在她的记忆中依然鲜活存在的影子，是来自中国一个叫风影楼的大男孩，而不是在日本号称“神之子”，助纣为虐的北野原！

安德鲁在嘴里念着“风影楼”这个对她而言太过陌生，却注定会在记忆中陪伴她一生的名字，抬起头凝视着风影楼的眼睛。它们看起来是如此深邃，如此明亮，里面更带着几缕足够让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女孩都为之沉醉的温柔。

一种说不出来的冲动，让安德鲁突然拼尽全力抱住了风影楼的腰。真的，她比任何人更清楚，就算她知道了风影楼的名字，就算她知道了风影楼的国籍，一旦分开，她这一辈子，就再也不可能再找到面前这个全身带着太多神秘，更获得了她太多好感的大男孩了。

日子就在外表平静，但是内心却暗潮涌动中一天天地度过。

到了12月初，B52轰炸机的轰炸，突然变得空前猛烈起来，而精通地面作战的美国绿林特种部队，更像是吃了春药般，在山区里横冲直撞。面对攻势突然强化了十倍都不止的进攻，一直打打跑跑，几乎不和美国军队作正面对抗的“基地”组织成员，也一反常态，顶着美国空军在头顶的狂轰滥炸，利用地形优势层层阻击，甚至在局部战场上，和美国绿林特种部队打开了阵地战。

当天晚上，跟着马图塞思一起返回山洞的战士当中，又多了几个陌生的面孔。他们一看就是穆斯林信徒，胡须都刮得干干净净，虽然脸部轮廓接近，但是和“基地”组织成员走在一起，却产生了泾渭分明的效果。

看到正在地上做俯卧撑做到第三百个的风影楼，这几个手中同样拎着AK自动步枪，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战士，脸上一起露出了浓浓的敌意。其中有一个，干脆直接指着风影楼，对着马图塞思道：“中国人？”

风影楼的动作略略一顿，但是在别人发觉之前，他又恢复了正常，在一起一落中，他的嘴里还在继续数着：“三百零一，三百零二，三百零三……”

风影楼看过太多“东突”恐怖组织的资料。他知道“东突”恐怖组织制订的“战略计划”，打算在十年时间内，组建一支数量上万的部队，和中国军队打游击战，甚至打正规阵地战，直至用武力强迫中国政府承认他们合法独立。为了培养实战经验丰富的老兵和军事人才，他们不但把大量成员派到阿富汗，接受军事培训，更派出大量成员，参加各个国家伊斯兰激进组织和该国政府军的对抗。

在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都有“东突”恐怖分子的身影，但是风影楼真的没有想到，在这种情况下，他竟然在阿富汗和“东突”恐怖分子在近距离相遇了。

“北野原兄弟不是汉人，”发现气氛不对，马图塞思试图打圆场，“他来自日本，也是和我们一起并肩作战，因此还负了重伤的战友！”

那个伸手指着风影楼，率先发难的“东突”恐怖分子低哼了一声，但是最终还是闭上了

嘴巴，在马图塞思的引导下坐到火塘旁边，并接过了一碗热气腾腾的鸡汤。

当山洞里因为这些新成员的加入而产生的小小骚乱归于平静后，同样喝着鸡汤的风影楼，用看似不经意的态度，对马图塞思问道：“现在四周的通道不是已经被反塔联盟的人给封锁了吗，这些人怎么还敢往咱们这里蹦？”

“封锁住道路，就能控制我们和外界的联系了吗？北野原兄弟，你别忘了，这里可是我们二十年前抵抗苏联侵略者的圣地，被领袖接管后，便重建了整整六年。”

在见识了风影楼杀人不眨眼的强势手段后，这一段时间马图塞思和风影楼迅速“亲近”起来，再加上风影楼手臂上那个黑色文身，马图塞思真的把风影楼当成了自己人，面对风影楼的询问，他可以说是知无不言。

“我实话告诉你吧，今天领袖带着他身边的高级助手，外加国家元首奥马尔和他身边的最高指挥部，好几百号人一起撤进来了。而这些来自‘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兄弟，在两个月前，就在他们的三号领袖阿米拉力先生的带领下，进入阿富汗，在这段时间，一直和领袖并肩作战。”

风影楼依然一脸平静，但是在他心里，却已经激起了一阵惊涛骇浪。

世界头号恐怖分子本·拉登，公开支持“基地”组织的塔利班政权最高领导人奥马尔，还有在冰大板设伏，导致龙建辉和朱建军教官相继阵亡的罪魁祸首——“东突”恐怖组织的三号头目阿米拉力，竟然在同一天，撤入了他们在阿富汗最后一个军事据点——托拉博拉山区！

“怪不得从今天下午开始，美国人的进攻突然猛烈了几倍，在天黑前轰炸几乎就没有间断过。”

风影楼喝掉了碗里最后一口鸡汤，他望着自己的双手，淡然道：“保护领袖是我们所有人的天职，反正我身上的伤也好得差不多了，明天带我一起参战吧。对了，老兄你可得看紧我，你们为了对付美国特种兵，在山里到处都埋下了地雷，我可不想还没被美国人的飞机干掉，就先被自己人埋的地雷炸死了。”

“好啊！”

面对战斗力惊人的风影楼主动请缨，马图塞思连连点头更兼大包大揽：“我早就把这里的山洞、掩体还有雷区记熟了，闭着眼睛都能走出去。你跟着我，用不了多久，就能把附近的山头、地穴还有我们早就准备好的防空掩体都摸熟了。”

“谢谢。”风影楼侧过脸，望着马图塞思的脸，他认真地说：“您可真是帮大忙了，在适当的时候，我一定会回报你的。”

已经知道风影楼的名字和国籍，对他的真实身份和任务目标，更应该猜到五六成的安德鲁，一直静静地坐在风影楼身边。听到他和马图塞思的对答，安德鲁的脸上，露出了一个奇怪到极点的表情。

在场这么多人，也只有她能听明白，风影楼“回报”这个词，那无比尖刻的真实含意了。

风影楼跟着马图塞思他们，在托拉博拉山区，和以美国为首的多国联军展开了游击战。

其实他们战斗的方式很简单，每天都静静地潜伏在视野良好的位置，一旦发现孤军深入的美国特种部队，打上几枪，最多再用RPG火箭筒轰他们一炮，然后一群人掉头就跑。美国特种部队一般以十一人为一队，他们人数虽然少，但都训练有素、装备精良。在经历了“9·11”事件，整个国家都为之颤抖和哭泣之后，这些拥有强烈荣誉感的美国军人，在战

场上爆发出了绝对惊人的战斗力；基地恐怖分子就算是以逸待劳，也绝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把他们全队消灭。

最可怕的是，美国拥有全世界最强的空军，一旦地面展开激战，最多只需要十五分钟，不知道驻扎在哪里的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就会以君临天下般的姿态，出现在战场上空。一旦它们加入战斗，就算“基地”组织在地面拥有十倍以上的兵力，最终的结局也必然是全军覆没！

如果“基地”组织想要集中更多的人员，围攻一支特种部队，别忘了……B52轰炸机，可是天天在他们的头顶盘旋，唯恐找不到目标呢。一旦发现“基地”组织成员大规模集结，只需要投下一枚两吨重的炸弹，就足以让“基地”组织成员集结起来的优势兵力，在瞬间被炸得支离破碎，就连骨头都留不下一块！

不能正面硬杠，只能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和对方打起了游击战。看起来“基地”组织成员，是处尽了劣势，但是在托拉博拉山区到处都是地穴，到处都是四通八达的山洞，他们打打跑跑躲躲藏藏，再利用到处埋设的反步兵地雷，到处狙击美国特种部队，发现事情不妙，就往山洞里一钻，就连美国绿林特种部队面对这一切，都没有任何办法。

要知道，他们面对的，可是阿富汗人经营了将近二十年时间的战斗堡垒，他们的单兵武器再先进，毕竟不能把自己变成刀枪不入的坦克，对方只要在山洞里放上一枚“阔刀”反步兵地雷，在那种半密封式空间中，就能让他们全军覆没。

双方各有顾忌，各有优势，彼此平衡之下，“基地”组织里一批只受过少量军事训练的乌合之众，硬是和美国绿林特种部队打得难解难分，双方各有死伤。

而在这种不间断的游击作战中，风影楼一直在努力收敛自己的锐气，他当然更不可能为了“保卫”圣战领袖，而去击毙美国军人。他只是努力跟在马图塞思身后，努力记住他们走过的每一条山路，曾经避开的每一片雷区，但是面对稍有不慎，就会以恐怖分子身份，被“敌人”当场击毙在战场，风影楼仍然不可避免地渐渐成了所有人关注的焦点。

不说别的，当他们被直升机追炸，被美国特种部队架起机枪扫射的时候，风影楼只需要凭借声音，就能判定对方的进攻会不会对他们造成威胁。到了最后，只要风影楼卧倒，其他人就会毫不犹豫地一起趴下，只要风影楼没有理会，哪怕是直升机就在他们头顶火舌喷溅，一群人也敢跟在风影楼的身后，撒腿跑得比兔子还快！

最令他们这些人佩服得五体投地的是，风影楼竟然真的能比兔子跑得还快！

在被阿帕奇武装直升机追杀，全速撤退的时候，风影楼背着一支AK步枪，拎着一挺班用轻机枪，还帮伤员扛起一门RPG火箭炮，全身负重已经超过了四十公斤。在崎岖不平到处坑坑洼洼，稍有不慎就会把脚扭伤的大山里，他突然发现有一只受惊过度，不知道从哪里蹦出来的野兔从面前蹿过，在看似绝不可能的情况下，风影楼就像是一头看到猎物的黑豹般猛然加速，一弯腰一抄手，就把那只四五斤重的野兔抓住，扭断了它的脖子后，顺手把它丢给了身后的马图塞思。

当天晚上，山洞里的所有人就喝上了热气腾腾的兔肉汤！

每天在天亮前进入阵地，有时候他们在潜体里一趴，就是一整天，有时候终于看到目标，没打上几枪不说，就会被美国空军在屁股后面追炸两公里；有时候他们逃进了山洞，对方还是不依不饶，直接用卫星通信，让一架B52轰炸机直接对着他们消失的位置，投掷了一枚“陶式掩体炸弹”，差一点儿把风影楼他们活埋在五十米的地下……

就这样打打跑跑躲躲藏藏，他们每天都要到深夜一两点钟，才能返回居住的山洞，而无论他们回来得有多晚，安德鲁肯定没有睡。当风影楼靠着火塘坐下后，她总是会飞快地捧过来一碗热汤，然后安静地坐在风影楼面前，注视着风影楼大口大口地把它喝下去。

也许就是因为有了安德鲁，风影楼竟然有点喜欢上了这里的一切。如果风影楼是一个阿富汗人，是“基地”组织成员，他真的会喜欢上这里的一切，他真的会为了保护身边的所有人，保护这片刻的旖旎和温柔，而拼死作战。

“不要说是海青舞，就算我妈妈，都没有像安德鲁这样对我好过……”

借着火塘里散发出来的微弱火光，看着犹如小鸟依人般缩在自己的怀里，已经陷入甜甜梦乡，嘴角还带着一缕微笑的安德鲁，虽然知道这样的对比很不公平，虽然这个念头刚刚从心底扬起，风影楼就强行把它压制了下去，但是，他毕竟是想过了。也许在风影楼的内心深处，他真正喜欢，真正想要的，并不是一个可以独当一面的女强人，而是像安德鲁这种温柔体贴的小女生吧？！

日子，就在这种激烈与枯燥并存的战斗生涯中迅速滑过，转眼间，风影楼就已经和马图塞思他们并肩作战了整整十天，而日历，也翻到2001年12月的中旬了。

到了第十一天，在风影楼的坚持下，他们这一批人回来得很早，早得甚至手表上的时针还没有跳过当天的凌晨。虽然有点诧异，但是迎着风影楼的目光，安德鲁的脸上，还是扬起了一个只会对他绽放的温柔微笑，在她跑过去盛汤之前，风影楼已经走前一步，轻轻抓住了她的手。

“陪我出去走走好吗？我有话想对你说。”

风影楼的动作实在太亲昵，他把下巴轻轻枕到安德鲁的肩膀上，说悄悄话时，嘴唇几乎要触到一个少女最敏感的耳垂上，而从他嘴里吐出来的暖意，一股股轻轻喷洒到安德鲁的皮肤上，让她在心跳加快中，脸庞上很快就扬起了一片娇艳无比的玫瑰色彩。

阿富汗人在交谈时，绝不会以“性”这个话题取乐，但是和风影楼“并肩作战”了十天，彼此已经熟悉起来的那些人，仍然有不少一边喝着鸡汤，一边悄悄对着风影楼眨着眼睛，脸上更扬起了带着几分暧昧意味的笑容。

风影楼没有松开安德鲁的手，两个人就这样在所有人微笑的注视下，并肩走出了山洞。

现在已经接近凌晨，四周早已经陷入了一片黑暗，虽然远方吹来的风中，依然带着硝烟的气息，但是响了一天的零星枪声，还有B52轰炸机的反复轰炸，终于一起归于平静。放眼望去，在皎洁的月光下，天与地之间只剩下一片惨淡而冰冷的银白。

看到安德鲁有点瑟缩，风影楼脱下还带着自己体温的外衣，把它直接披到了安德鲁的身上，然后认真地帮她系好了衣扣。在做这些的时候，风影楼再次快速地扫了一眼他留下记号的地方……李凡他们仍然没有回复。

风影楼拉着安德鲁蹲下来，他随手拾起一些小石子和树枝，用了几分钟时间，在地上摆出一个最简单却实用的“沙盘地图”。

“你在科夫曼教官的训练营里待了那么久，你肯定知道如何看这种地图，并且利用它，找到最安全的路。”风影楼凝望着安德鲁的脸，低声道，“我已经反复计算过，你平均每小时能在大山里移动六公里，从我们这个位置出发，只要你按照我预设的行动路线前进，没有走错路，没有因为意外受伤影响了自己的速度，在天亮前，你能走出大约三十五公里，已经

足够脱离这片战区。”

看着风影楼在地上摆出的“沙盘地图”，安德鲁真的呆住了。直到这个时候，她才终于明白，风影楼为什么明明是来自中国的军人，明明带着特殊任务混进“基地”组织，身上的伤还没有痊愈，就突然自告奋勇地和“基地”组织成员，一起参加他们所谓的“圣战”，每天周旋于生与死的边缘。

原来，风影楼想要摸清楚地形，想要弄明白哪里是雷区，哪里是安全的通道，原来他做了这么多，承受了这么多的危险，竟然只是想要为她，找到一条……通向生存的路！

不只是路，在那件还带着风影楼体温的上衣口袋里，还有两块风影楼不知道从哪里找到的高热量压缩饼干，有一个表面还带着黑色血迹的指南针，还有一只早就准备好，里面已经灌满清水的军用水壶。

当着安德鲁的面，风影楼突然拔出了身上的刺刀，在自己的左臂上轻轻一划，鲜艳的血珠就随着伤口渗了出来，作出这种近乎自残行径的风影楼，取出一块他早已经准备好的白布，蘸着自己的鲜血，在这块白布上，珍而重之地写下了大大的三个英文字母——SOS！

这是国际通用求助信号。当安德鲁用整整一夜时间，终于走到这片山区的边缘，天色也即将放明时，她只需要找一根木棍，把这样一块带着风影楼鲜血的白布挑起来，再加上她醒目的金色头发，无论她遇到的是美国特种部队，还是在四周封锁山区的反塔利班联盟士兵，只要对方没有下意识地立刻开枪，她都可以活下去，都可以顺利离开这片大山，离开这片战火连天的杀伐战场。

“对不起，我本来应该亲自把你送出去，亲眼看着你再也没有任何危险的。”

风影楼的声音，在这个时候听起来是那样深沉，他再无保留的关心，再无掩饰的温柔，让安德鲁全身都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但是我有必须完成任务，有必须亲手去做的事情，别了，安德鲁，别了，可爱的女孩。”

当风影楼重新站起来的时候，安德鲁突然不顾一切地扑了过去，她拼尽全力抱住了风影楼。真的，她真的在风影楼身上看到了一股死气，她真的知道，如果今天她松手了，那她这一辈子，就再也不可能看到风影楼，再也不可能看到他脸上那淡淡的，却饱含宠溺的温柔笑容了！

这个男人已经下了死志！

“我漂亮吗？！”

面对安德鲁突然提出的问题，风影楼在点头。

安德鲁当然漂亮。

她那双犹如大海般明亮的眼睛里，总是荡漾着层层蔚蓝色的水波，俄罗斯人特有的轮廓分明，再加上恐怖分子训练营这种绝对特殊的生活环境，让她的脸庞虽然还稚气未脱，就已经拥有了野性难驯的坚韧。但是每天当风影楼喝完了汤，她走过来，用从生涩到越来越熟练的手法，为风影楼按摩，帮助他驱赶一天的疲劳与寒冷时，那种水一般的温柔与体贴，却让这个只有十六岁的女孩子，突然拥有了一种难以言喻的感性。

这样的女孩子，又怎么可能不漂亮？！

安德鲁的眼睛里突然蒙上一层水雾，在这个时候，她真的已经把一个少女所有的自尊与矜持都抛掉了。她伸手解开了风影楼衬衣最上面的几颗纽扣，直接把自己的脸再无阻隔地贴

到了风影楼的胸膛上：“那你要不要我？”

没有听到风影楼的回答，安德鲁抬起了头。她盯着风影楼的双眸，羞涩与委屈使淡淡的泪花已经开始在她的眼眶里聚集，但是她真的舍不得风影楼。即将永远失去这个男人的感觉，逼迫着她继续说了下去：“我不管你想干什么，再等一天，再等一天好不好？今天晚上，让安德鲁成为你的女人，好不好？！”

没有了布条的束缚，安德鲁胸前的挺拔曲线，已经足够让任何一个正常的男人看得目不转睛。她充满惊人弹性的腰肢，更完美地支撑起她的柔韧与坚强。最重要的是，安德鲁真的喜欢风影楼，她紧紧抱住他时，那已经带出几乎呻吟意味的低喘，还有她越来越烫的体温，都在散发着用青春与情欲混合起来的，对男人来说，近乎致命的诱惑。

只要风影楼点头，只要他愿意多等一天，这个真心喜欢他的女孩，就会成为他的女人。

但是风影楼却在轻轻摇头。她发现风影楼的目光，落到了右手那条用红色丝绳和头发混合编织起来的手链上。已经把少女所有的自尊与矜持都彻底抛开，却遭到拒绝的安德鲁略一思索，脸上猛然扬起了一片绝望的苍白。

但是安德鲁却仍然没有松开手。

“你干什么，你想干什么？不是已经有同伴和你联系上了吗？你为什么还要赶我走？你为什么还想孤军作战？你为什么不能等到和那些同伴联络上，再一起行动？！”

其实这些问题的答案，安德鲁早就知道了。

就是在昨天晚上，他们得到了一批新的药品。这批包括麻醉剂在内的药品，全部都是刚刚从外面运送进来的军用物资。昨天晚上，看到这批新的军用物资，风影楼的脸色就变了。

在本·拉登已经进入山区整整十天，美国军队已经拼出老命天天围追堵截的情况下，仍然有新的军用物资源源不断地输送进来。这本身就说明，这片山区实在太太，而美国军队和反塔利班联盟一起组建的包围网，还有着鲜为人知的漏洞；只要本·拉登愿意，他完全可以再带领自己身边的高级助手，利用也许早就准备好的特殊途径，神不知鬼不觉地撤出山区。

本·拉登可以活着撤出山区，塔利班政府的最高领导人奥马尔可以活着撤出山区，但是风影楼绝不能放任那个在中国的土地上，欠下太多、太多血债的“东突”恐怖组织三号头目阿米拉力，大摇大摆地跟在本·拉登的身后，一起活着离开！

龙建辉死了，朱建军死了，陈徒步死了，太多、太多中国军人，在和平年代，死在了反恐的战场上，永远闭上了他们年轻的双眸。如果在这场战斗中，他风影楼因为身单力薄，就选择了逃避，就眼睁睁地看着阿米拉力，离开阿富汗，从此再也不知踪影，他风影楼就是一个最可耻的逃兵！

就算他可以长命百岁，一百年后，当他终于老死病床之后，他又有什么脸，去面对那些战死沙场无怨无悔的英灵？他又如何面对为了他，把鲜血一滴滴倾洒到这片异国他乡土地上的陈徒步？！

面对美国军队越来越猛烈的进攻，“基地”组织的抵抗一天比一天微弱。这座阿富汗人经营了将近二十年的战争堡垒，最终的结局还是被攻克。他风影楼能看出这一点，和美国人斗了二十年，依然屹立不倒，被“尊称”为世界头号恐怖分子的本·拉登，还有他身边那群高智商的高级助手，当然也看得出来！

他们随时都可能会利用某条秘密通道，撤出战场。一旦他们鸟飞天空鱼跃大海，在短时

间内，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都休想再轻易找出这批人的行踪！

所以风影楼不能再等，不敢再等！

就算他以寡敌众必死无疑，最终仍然没有完成自己的任务，他也要让阿米拉力，让支持“东突”恐怖组织的本·拉登睁大眼睛看清楚：当中国军人真的怒了、狂了、疯了的时候，他们将要面对的，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他们试图分裂的，试图战胜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

感受着风影楼身上那股再无可遮掩的杀气与死志，安德鲁真的急了。她已经急得开始口不择言：“你等了十天就急了吗？你是在怀疑他们联络不上你，已经撤离了吗？你外面跑了十天，你也知道外面的环境。他们找到这里时，已经找了整整二十九个地点，也许在留下标记之后，他们又找了更多的地点。这片山区这么大，他们想要重新检查这些位置，你认为一个周期是多少时间？！”

风影楼的身体猛然微微一震。已经被风影楼身上的死志吓坏了的安德鲁，拼尽一切力量想要挽留风影楼，甚至连一个少女的自尊与矜持都抛开，却依然无法劝阻风影楼的安德鲁，真的不知道自己对这个男人，已经投入了多少真正的感情。在她发现不对之前，她后面的话已经冲口而出：“就算你是中国第五特殊部队的成员，从小就接受特殊训练，就算你是他们中间最出类拔萃的精英，哪怕你是一颗獠牙，你也是一个人，你真的会死的！”

第五特殊部队！

安德鲁不但能看懂他们第五特殊部队的联络暗语，她甚至知道从来没有正式在世界舞台上浮出水面的中国第五特殊部队。她甚至知道，第五特殊部队中，最精锐、最强悍的全能特种作战高手的代号，叫做——獠牙！

当这最后一段话脱口而出，终于发现自己犯了大错的安德鲁猛然呆住了。

但是不管怎么说，她真的拉住了风影楼的脚步。风影楼深深地吸着气，当他霍然转身时，他已经插回刀囊的刺刀，已经直接架到了安德鲁的脖子上。那股冰冷而锋利的质感，让安德鲁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寒战。

“你是谁？你为什么知道第五特殊部队？！”

风影楼的目光在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了半丝温度：“你既然这么熟悉第五特殊部队，你就应该清楚地知道，当我把刀架到你脖子上的时候，如果你没有说出让我满意的答案，就算我再喜欢你，再舍不得，我也绝不会手下留情。”

中国第五特殊部队信条……

不动如山，侵略如火。狮子扑兔，亦尽全力！

一旦被第五特殊部队的军人判定为敌人，在战场上，他们必然会毫不犹豫，全力格杀！

“你们的第五特殊部队，组建于60年代初，到现在满打满算，也不过四十年的历史。”

安德鲁当着风影楼的面，解开了自己的外衣，把她的右肩直接暴露在风影楼的面前：“你真的以为，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你们中国，有自己的少年特种部队？别忘了，你们中国军队使用的枪械，包括你们的坦克、自行火炮，甚至是你们制造的核弹和氢弹，都有我们苏联的影子。”

在安德鲁的右肩膀部位，有一个三角形的印痕，只有受过最严格训练，不知道打了多少发子弹，每次把枪托顶在这个位置，在后坐力作用下，日积月累才可能留下这样一道印痕。

“早在1730年，我们俄罗斯，就组建了第一所名字叫‘少年武备学校’的军事学院，专门招收贵族子弟，把他们训练成军事统帅人才。我国的著名诗人普希金，还有蒙莱托夫，都曾经在那所学校就读。”

安德鲁盯着风影楼的眼睛，继续道：“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建立国家，曾经一度废止了作为旧军队象征之一的少年军校，但是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了抚养战争中出现的大量孤儿，我国政府重新启用武备学校，在克拉斯诺达尔、斯大林格勒等九个城市，同时建立了苏沃洛夫军事学院，每所军校每期招收五百名学生，学制为七年。七年结束后，如果学员表现优异，还会再继续到高等军事学院学习！”

听到这里，风影楼的眉毛不由得轻轻跳了一下，难怪苏联在解体前，能够和美国分庭抗礼，形成华约和北约两大阵营抗衡的局面！

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产生的孤儿，这些拥有历史背景的孩子，他们比风影楼这些从高干子弟中挑选的第五特殊部队学员更懂得团队配合，而且斗志和向心力更强，对国家的忠诚也更不容置疑。

最可怕的是，九所少年军校，每期五百名学生，一年就会有四千五百名学员走进学校，这是一个绝对恐怖的基数！

“这个数字很惊人吗？！”

一提起自己的祖国，安德鲁的脸上，满是引以为荣的骄傲，她沉声道：“让我告诉你，现在我们俄罗斯少年军校远不止这个数量！1996年，我们俄罗斯政府正式把少年军校编入军事系统，除了直属国防部，也就是相当于你们总参谋部的陆军苏沃洛夫军事学院，海军纳希莫军事学院，就连俄罗斯紧急情况部、内务部、安全部也都组建了属于自己的少年军事学院！每年从这些学校里走出来的少年特种兵，至少是你们第五特殊部队的二十倍以上！”

说到这里，安德鲁总算是照顾了一下风影楼的面子：“当然，说到训练程度，你们中国第五特殊部队，已经达到特A级，能和你们第五特殊部队有相同训练水准的学校，我们也只有三所而已。”

“而你，大概就是从这三所学校里，走出来的精英学员吧？”

直到这个时候，风影楼才知道，为什么在他重伤昏迷后，安德鲁能用一个自制的沙橇，在一夜之间，把他拖出二十多公里远；为什么安德鲁能把一门最简单的RPG火箭筒，玩得登峰造极出神入化。

她和自己一样，根本就是一个从小接受特殊训练的少年特种兵！

看到安德鲁默认了自己的判断，风影楼却并没有收回刺刀：“听了你的话，我的确长知识了，但是，你们有再多的少年军校，并不代表你就应该知道第五特殊部队。”

面对风影楼的问题，安德鲁瞪大了双眼，看她的表情，仿佛风影楼问了一个相当愚蠢的问题似的。

但是安德鲁仍然开口了：“你们使用的枪械，无论是五六式半自动，八一式自动步枪，都有着我们俄罗斯AK自动步枪的影子。”

这的确是无可辩驳的事实，风影楼“嗯”了一声。

“你们大量装备部队的八五式狙击步枪，实际上就是在越战中，从越南部队手中缴获了我们苏联的SVD德拉贡夫狙击步枪，仿制出来的武器。”